

索拉瓦

神啟般的招喚，招喚著，從地殼裡發出的沉鳴響亮，
如心跳般震動大地。

耳鳴、恍惚、骨骼裡不知所以的隱酸。

我試圖從黯黹的深海躍出。

這天炙熱的午時讓柏油路浮動，吹起溫緩的北風炙熱，你看見一條寬廣如恆河的流動馬路，馬路的安全島裡有矮木，生長在亂中有序的草群裡，只瞧見鹹水草、蘆葦、大米、小白菜、地瓜葉、番茄；茂盛雜亂地，像是凋零前最後的狂歡盛宴，棉絮紛飛，混亂難解，你困惑不解這一叢叢在岸水邊的草如何和食用蔬菜糾結成一團，甚至遷移至此，人工植栽必定時時修剪成某個形狀，一片看似荒蕪的狂妄生長，無人治理卻不可思議的旺盛。遠看猶如是在平靜恆河裡的一座小島。

路的盡頭有山，氤氳繚繞，路上人煙稀少，群鳥張翅緩慢飛翔盤旋在兩旁矮房之上，路邊浮現一株顯眼、難以忽視，生了一層深咖啡色鏽的鐵，製成巨型聖誕樹，旁邊依偎著大大招牌，寫著「友善回收」，字樣上鋪滿一層暗色青苔，如潮間帶隨著水波晃動而染上的色澤。石子路上的塵土揚起跟隨著一地的風。

鐵製的聖誕樹後方有座鐵皮屋廣場，門口如穴口。你從馬路中穿越，探頭往洞穴內瞧，筆直著走進，還沒有幾步路，感到一陣忽然降臨的昏暗洞穴，讓你花了幾秒鐘的時間適應。

你以踉蹌的姿態而來，逐漸發現鐵皮屋廣場內，宛如一處從四面八方抵達於此地的獸群組合，人類聽覺的構造，侷限了音頻，隔絕了其他豐富的聲音，彷彿這一輩子不曾見過的飽滿生命都聚集在這裡了。廣場遠方宛如看不見盡頭的深邃，好多黝黑皮膚的人群走動，人群三三兩兩閒散悠晃著，又或是專注的包圍前方吆喝的攤位。你逐漸適應昏暗，慢慢地感到海水獨有的鹹濕氣，廣場內有許多的攤販，一些物品擺放在地板上，另一些則是滲出水來的桌架，桌架像是一艘艘小船。太平洋吹起的風帶來呼呼聲是活的，細聽混合著眾人的雜音，雜音裡由無數種語言組合，如同低鳴的呢喃，恍惚如夜裡的夢，又像是角蟬四處逃竄的牛鳴聲，散發著鐵鏽混合熱灼的體氣，鼓噪聲震動的地板接連著划船的餘波。

是一群當地人，一陣陣刺鼻青生的檳榔味裡融合著楊桃清香隨著他們而來，說著彷彿似懂非懂的語言。

你的衣著口袋裡插著一把自動摺疊的陽傘，早已有人察覺小巧的傘，跟隨在後方適時搭話。

陽傘是當地人喜歡的物品之一，一位穿著白汗衫的男子看中陽傘似的，上前搭話，不知為什麼，你看不清他的五官。他指著自己的小攤，攤位上男男女女，一躍而上站在小發財車上，兩人蹬起腿、抬上巨型蚌殼展示，表示願意交換陽傘，巨型蚌殼莫約一個三歲嬰孩的大小，放在已經擺放許多物件的小發財車上。

「不過要挖新鮮的，需要自行採收。」白汗衫男子說，他拍拍蚌殼

「我們需要在泥沼般的河流裡航行一小段，才能抵達蚌殼生存之地。」

你困惑著，在這之前根本沒去過沼澤，從來只看見像是凝固的海洋，短時間裡卻選擇相信男子，相信那一對有著精神氣又帶著困頓的眼睛。

他前來帶領你上一棵巨木製作而成的獨木舟，中間挖空即是座位，你走踏進如搖籃的獨木舟裡試圖穩住身體坐下，猶如回到母體，身體自然而然便順應著海水，跟隨浪潮航行。試圖像海豹的鬍鬚那般感受海流的紋路。

「隨著震動捲起的浪潮每一波皆有著鮮明的不同。」你說

白汗衫男子驚訝你的身體能立即和波浪融為一體，他指指你，說這是海裡誕生的人啊。

你只能感受，說不出來海波的長短代表什麼，像一隻剛剛出生的海豹。

你並不知道，分辨圍繞著島嶼的波浪與來自遠方的浪潮是海洋和身體在悄悄說話，短短的波浪混亂而破碎，來自遠方的浪潮卻很一致，像是從地底傳來的心跳聲，即便是轟然起落，也是緩慢厚實的撐起一片浪旋即又降落。

你恍然大悟，原來從兒時在海水裡嬉戲時，早已熟悉的柔軟迴繞海浪，能牽引著你前往遠方，是媽媽的羊水。

他們不使用地圖，長年在海上尋找方向的人，眼耳異常靈敏，像是深海珊瑚的觸鬚，獨獨敏捷地聆聽海浪拍打獨木舟船身的回聲，便能知曉海平面其他的環礁島方位。

如同你與生俱來擁有無法言說的直覺，常常單憑霎那的觸動便說出奇怪的話語，又或是出人意表的見解。

旁人聽見總覺得你病得不輕，又或是覺得你擁有獨特的智慧，你總是在愚昧和智慧擺盪。你不以為意，因此獲得清閒，不知是幸或不幸。

韋德·戴維斯 (Wade Davis) 的生命的尋路人中提及偉大導航員的特性，p.61。而這裡也提及，太平洋上密克羅尼西亞人 (Micronesians)、美拉尼西亞人 (Melanesia)、玻里尼西亞人 (Polynesia)。經過此海域的每位船長的航海日記皆記載：在這片海面上，真的有這麼一個語言相近、歷史觀相同的單一文化王國，其範圍最遠的兩個端點有加拿大的兩倍寬。

而這裡發生的故事則是田文國老師的經歷，因船員停留時間短暫，年代久遠，無法確定當時帶領他前往探詢大蚌殼的原住民，故以此為最後定案。

當地人眼光敏銳專注，機靈的看照整個海洋空間，風向、氣候、與依靠在獨木舟旁的生物、浮游生物、細菌。他們在此航行，練就出獨特的技能，能在夜裡指出兩百多顆星星，即將從空中升起的星叢並不陌生、以平淡無奇、日常的眼光看待每日墜落的星星。

獨木舟的船尾是方形的，白汗衫男人說能夠自由在日落與日出時調整成向東或是面西。彷彿如羅盤對應了觀星羅盤上的方向星宿。古代航海人在白天時將船隻前後的海平線各分成十六個部分，以此為日落的方位基點。以方位為準，如此一來，古代航海人甚至可以在白天也能看見星星。航海者在海洋裡是永恆不變的，是萬物之間的一粒沙。

我想起家裡的船員長輩，從行李箱拿出裝有蘋果、巧克力的袋子，想要和大家分享。我想起長年在船裡的機艙內長輩，他帶回家的是逐漸聽不見的耳朵，他的聽覺遺留在海裡。

身體隨海浪晃動，四周場景隨著湧起的水滴和霧氣，輪替著模糊又清晰，海岸拍打獨木舟，你想著這時候是夢嗎？隨即一旁的夥伴拼命勾著獨木舟裡淹起的水。如果醒了舟或許就不會沈沒了。

夢還來不及甦醒便抵達另一處，當地人熟悉迅速地尋找到宛如藏於淺灘珊瑚石礁裡的灰白巨蚌，殼如波浪。白汗衫男子拿著鉗子用力一鑿，蚌殼不為所動，三四人手起手落地鑿開，一次一次，蹲坐在礁岩上，此起彼落的鑿聲隱沒在海風裡，像是鑿著冬眠得人群，我們一起試圖敲下巨蚌，汗水如雨下。那把新的陽傘第一次撐開是替挖蚌的一群人遮陽。

舟裡的三顆巨蚌幾乎要擠掉座位，有著三歲嬰孩的大小，像是交付三個嬰孩，交錯在我們彼此之間。如此巨大稀有的蚌殼，將會周旋在世界各地，我們得到巨蚌，因此更加遺忘敬畏海洋，眼睛遺忘機靈、身體遺忘感受，遺忘能折射出許多故事堅硬的殼來自鹹水。眼前巨型蚌殼告訴我，祂說，這裡不是最後一站。

行李箱裡還躺著包伯船長 (Capt. E. Michael Bopp) 寄來的復中輪聲波圖。這是美國紐奧良的新月河港口引船員協會 (Crescent River Port Pilots-Association) 在 2018 年的時候派機器前去密西西比河的深處探勘，多深呢？據

說是即使我潛入水中也抵達不了的沈船地點。未曾抵達的地方，正被我拿在手上，如同遠端視訊時螢幕的截圖。我們的肉身未曾抵達，共同記憶卻又存在於此，看到顯化的聲波圖，心裡波濤洶湧的感受。深海宛如夢境，夢境與深海，究竟是什麼模樣的地方？

我想起家裡漏水的屋，一滴一滴，跌落紅盆裡。

在聲波圖中顯現一條長長巨型的物體，彷彿巨獸般沈睡在深海，又或是彩虹誤入了深海，包圍在畫面裡深淺的顏色中，橘色、藍色、紅色，如果不細心觀察，甚至分辨不出一艘側躺的船隻。也許在爆炸那時，船隻確實經歷了一場如昆蟲成長的變態，成為了另一處全新的場域，一座全新的聚落，一個等待生命回家的地方。

萬事萬物的變動如同恆常定律，就像復中輪的英文名字：(Union Faith) 現在成為了一艘引水人的船名。直接翻譯 Union Faith 則是「聯合信仰」，這名字召喚了信奉天主的麥特導演準備拍攝製成紀錄片，麥特導演戴著眼鏡，對沒有信仰的我來說，非常虔誠。1969年，在紐奧良生活的麥克船長在火燒船的那天投入火河救援，那天同為他的受洗日。他的謝世是神的眷顧。後來幾年，大教宗常常去他的家裡探望、表揚、看照他的孩子們。我從報紙裡刊登的照片看見有著困惑疲倦眼神的兒女。照片裡他們的身形好好小小，他們站在一群西裝筆挺的成人旁邊，像是隨時要捲曲起，沾染風霜的身要躺下。

我帶著聲波圖來到這座廣場，廣闊的商場可以解決任何事情；包含感應深遼海底所發生的事。這裡像是世界切下來的無數碎片的集合體，宛如古老碼頭般熱鬧和新奇。時空切換迅速，來回穿梭，我們的肉身能在彈指之間隨意撥動，有些人迷失便迷失在這處空間裡，成為永恆的旅人。當你穿越其中，記得時時回看你的心，他能帶你回家。

我拖著交換來的三顆巨蚌還有一只行李箱，擔心蚌肉長久放置在濕熱的廣場腐敗，另一方面，廣場內由許多小商家隔出一條條莫約只能兩三人穿越的小巷，帶著巨蚌寸步難行，白襯衫男子熱心地放了水，讓巨蚌暫時待在他的攤位，也順便展示，我向他道謝後，便往廣場深處走去，不久後來到了另一區域，這裡四周有高牆，乍看之下是沒有規則地將物品宛如垃圾堆起的高牆，高牆裡塞著家電、獎盃、蒸籠與混雜著糾結成團的衣物，包覆著看似塑膠廢棄回收物，有鐵製衣架與電線從中奔出，宛如山中石壁上的茂盛植物，蛇型般纏繞在高牆上。唧唧匝匝，靠近便能聽見奔出的喃喃，喃喃堆疊而成的小巷，每條街是散發興旺茂盛的生命。

我走近一處店門口放滿各種玉石的攤位，玉石或大或小，有黃有綠，攤位後方的木製架子，則有數個不知名魚類的雙顎骨，雙顎骨呈現乳白色，像是有樹皮的枯枝，如同俄羅斯娃娃般從小排列到大。

另一處的櫃子則是古物區域，擺放的是瓷器居多，又或是不曾見過的玻璃質感製成的器皿。

我往後方走，聽見「碰！碰！碰！」的聲音，空氣槍的販售在最後一條街，老闆正擺出姿勢示範，對著一對美國夫妻佯裝射擊，

「碰！碰！碰！」老闆按下板機，美國夫妻帶著一位亞洲嬰孩，嬰孩咯咯笑起來。

緊鄰在一旁的小攤卻絲毫不受空氣槍的干擾，掛滿手繪電影看板風格的油

畫像是在此另闢一處新空間，吸收了所有焦躁氣息，坐在店門外畫架前的曾老闖專注著下筆，他的店面不大，雖然下筆的是油畫，整間小攤最醒目的卻是水墨佛像的四大天王，兩張頂天立地的捲軸幾乎要填滿空間。曾老闖見我直直盯著四大天王，一時興起想找當初教他畫佛像的老師傅照片，他每拉開一個抽屜便飄散出股陳舊的木頭香氣，加上清晨的廣場氣息、溫度，不時包圍我的腳踝、前額與心臟。曾老闖得意的拿著照片，照片裡有一位側身的長白髮和長鬚鬚的老人正在專注著畫水墨，曾老闖指指照片，第一個啟蒙老師，他如何畫出第一張畫，我聽得口乾舌燥舌根浮現沁涼的甘蔗檸檬。

突然大量的硬幣宛如一陣急促的雨從空中掉落，打斷故事，曾老闖急忙收起畫具，硬幣直擊地面，刷刷刷，像是豪雨彈到身上的刺痛，硬幣兩掉落在地板旋即消失。掩著頭倉皇之間，看見有一艘獸骨製成的船擺放在一座木架上，船上有好幾位船員正忙著放錨，其中一位身型矮小皮膚黝黑的船員從甲板上撿起一枚硬幣，旁邊的老船員朝他招招手，他們一起下船，直直往眼前的山坡前進。山坡上有一棵遮了半邊天的老樹，樹下站著一位戴著棒球帽的老人，嘴裡咀嚼著檳榔和楊桃乾，他穿著舊西裝褲和花襯衫，老船員拿出紙鈔，老人一開口散出一股腥氣，拿出了當地的紙鈔與銅板。他們在樹下交換紙幣。

這國家的貨幣禁止外流，卻禁止不了想品嚐當地食物的食慾。

我從地板上撿起一枚尚未消失的硬幣，從沒看過的硬幣。爸爸特愛搜集各國的錢幣，他的哥哥從海上回來時，總是交給他一包這次出航沿途蒐集到的錢幣和紙鈔，我看過各國的錢幣，正在發行使用的的和已經絕版的。但這枚錢幣，菱菱角角的銀色銅板上面有一條長長的魚，第一次看見，手心握著銅板和好奇，一起放進口袋裡。

這艘獸骨船再過不久便會航向黑厚烏雲的暴風圈，船身將被巨浪高高騰空舉起，又跌落海水，激起的浪花是沸騰燒開的滾水，無數次的深深墜落，終將沈入最深的河底，等待數十年以上，幾乎要成為深海底的一處新聚落，那時，會有一艘考古船隊打撈而上，獸骨與船員們將再度重返陽光。

穿梭在狹窄的小路步行繼續尋找，檀香味傳來，巨型木條切割整齊擺放在回收物的一旁，這些木頭也是從東南亞越過海洋載來的生長快速的木頭的嗎？木頭上彷彿還沾著孩子在上跳躍玩樂的痕跡。我回頭張望著尋找白襯衫男子在何方，心裡惦記著巨蚌，卻因為雜物太多遮起了視線看不見。

拖著行李箱不知不覺走到一處隔間，從巨型雜物裡逐漸分辨出這裡好像是一處客廳的擺設。長型的茶几桌子上方放著一張攤開的鋁製折疊椅，椅子底下有一盆水，水裡有金魚和水草，正撲撲撲的打氧氣，還有不知從哪傳來的吉他聲，浮現另外一種新奇的秩序。

一位頭髮灰白的男人，無聲地坐在桌旁的一張厚實的木椅上，他的身型瘦如柴骨、擁有一雙清朗的眼神，我和他四目相交。他手上拿著一個包裹，溫和的表情。

「要喝咖啡嗎？」像是認識我似的，輕鬆地用著接近氣音的口氣，我看著他的唇型解讀著。

沒等到我回答，他手骨嶙峋的手指徑自拿出一套瓷器，上面有著藍色的花紋，一邊忙著煮水，咖啡機開始轉動研磨著咖啡粉。廣場氣味一時間像是森林潮濕的氣息。彷彿他一直在等我前來。

「旁邊的椅子還不能坐，請坐這裡。」四周的椅子皆是空的，但他指指靠近水缸的椅子。

我順從指示坐在水缸旁，他見我一臉困惑。

補充一句，那頭的椅子我感覺還沒有準備好，上頭沾染了上一位生命的體氣，讓他們先休息。

「你和任何東西都會溝通的，對嗎？」我想就是他了吧？

他溫柔卻無比自信的眼神看著我，微笑。他沒有說話。

我終於在廣場裡找到他了，原本以為會像入廟宇般神聖，然而這裡卻讓我有一股曾經來過的鬆弛感。我帶著復中輪聲波圖專程尋找他，知道是物品溝通師，他的「椅子休息補充」還是不小心在心裡偷偷翻了白眼，另一方面卻是這股摸不著頭緒的新奇令人略顯安心。物品溝通師就是這副模樣吧，只是在這之前，心裡預設他和物品溝通是靠語言。然而灰白髮的男人，說話皆用氣音，看起來是喉嚨受傷的關係。和物品更不用說了，沒有虛張聲勢的氣功轉移，身體也沒有突然擴張或是緩慢的劇烈搖晃和肢體，就像一位日常的咖啡店老闆。如果要說不正常，最「不正常」的就屬一直不停四處仰望，見什麼都瞪大眼睛傻氣的我。

「這些貝殼是美國的家人寄來的，他們說請我協助在這裡販售。」在等待熱水煮沸騰的空檔，他邊說邊把包裹打開，出現了數塊貝殼，厚實的殼有大有小，乳白的、橘紅的，些許碎裂，有些從未見過。海邊有的是巨型保麗龍，無數塑膠寶特瓶，早記不起上次在海邊看見大貝殼是什麼時候，或許從未見過。貝殼出現在海邊是稀有的，貝殼要在商店裡的玻璃櫃，攤販黏成一隻大公雞、做一個小樂器。他把貝殼擺放在一旁的玻璃箱。轉身拿了熱水，進到吧檯準備著手沖咖啡的器具。

我坐下，從行李箱裡拿出八張輸出的復中輪船聲納圖，攤開的圖片裡呈現橘黃色，另外二張是藍黃色。經過了這麼多年，復中輪船又出現在眼前，顏色映照出復中輪船身的外圍，它現在側躺在泥濘裡，正打著盹。

物品溝通師看了一眼聲波圖

「先喝咖啡吧？要冰的還是熱的？」沒等我開口，他便順手的到了熱咖啡在剛剛挑選的白瓷杯裡。而我真的是一位一年四季幾乎是炎熱的城市裡，在高溫氣候裡喝熱水的人。

據說，船沈沒在漆黑冷冽的海口與河流交換之地，昏暗地伸手不見五指。

我拿起杯子慢慢綴著熱咖啡，痴痴默默盯著聲波圖。那場無法預料的炙熱燒彎了紐奧良大橋。為深海底帶來了怨懟嗎？還是也會想起那扇紅門裡剛起鍋的水餃呢？他的心裡會捨不得，不知道是網綁還是幸運的人生嗎？

新月河港口引船員協會提供了這一系列的聲納照片，聲納圖上因為深度標示的使用，不同顏色代表不同深度，藍的、黃的、紅的顯示船身的中間已經裂開，成為某種弧形，像是斷裂開來的彎月亮。目前復中輪船在至少 600 英尺長的淺坑中。我總隱約感受到莫名的直覺，復中輪沉船沉入深遂之後，將幻化成為一處深河底的新聚落，成為深河土地的結晶。也是這股詭異的想法推進我來找他。

我未曾踏入美國密西西比河，甚至美國也沒有去過，每次在旗津黑沙地觸摸一波波穩穩緩緩海水時，總會遙想著密西西比河水交融著鹹水，順著出海口，海流攜帶著浮游生物，一併捎來些什麼消息？我在旗津海岸旁輕觸碰海水時，浮游生物靠近我的身邊。這是我最接近復中輪的時候。

物品溝通師喝了一口他的冰咖啡，從我手中接過復中輪船，用了沙啞的氣音說：「他沉沒了多久？」

「到現在大概 53 年，在美國密西西比河的奧爾良大橋附近。據說，他的船和其他船隻碰撞燃起大火，和船隻一起沉沒，他們說我的爺爺在密西西比河，我想知道，他真的在這裡嗎？」我拿出了爺爺的獨照，我想找他。

溝通師看了我一眼，「這位是誰？」

溝通師不知何時拿出了數個白色短胖蠟燭，點燃它。

「是爺爺。」我帶著猶豫的聲音說著。

「這是他死去前的模樣嗎？」

「應該吧……差不多就那時候。」其實我也不確定，大部分都讓奶奶燒了，這已經是僅存的照片。

「妳為什麼想來找我？復中輪沉入海底這麼久，而且當時是在海運的主要河道，感覺上必須是有妥善處理後續事宜的意外災難。有什麼事情是當年還不知道的嗎？」溝通師讓蠟燭包圍，熱氣均勻圍繞。

「從小倒是沒有懷疑過什麼，有些事情從未提起過，我和復中輪離得太遙遠，反而不知道從哪裡開始疑惑，大人偶爾會笑著隨口說說，爺爺遇到船難過世。可是我們沒有辦法聊更多，像是不能戳破的氣球，甚至奶奶說復中輪是沉沒在紐約。」

「我們沒辦法聊更多。我也怕奶奶和爸爸，會傷心。」我的心揪在一起

「而且家裡船難過世的人，不只有爺爺。」

「聽著這些截然不同，像是在說不同事件的描述時。我突然想著，這25位無論是消失還是死亡的人，他們現在好嗎？」

「這裡靠海，經歷沈船的家庭應該很多吧……」溝通師像是沒聽見我的話語，自顧自地說起。

他眼神專注凝視感受著復中輪輸出圖片，四周靜悄無聲，像是被凝結，也宛如是因為架起了心靈與物質之間的橋樑，他的胸口起伏明顯。

這是我們第一見面，相處自然到不可思議。彷彿他已經知道我會來找他似的。

我們安靜地坐著一會，他持續閉眼深深呼吸，我久坐便開始分心地四處張望，看著旁邊鳥籠裡雀躍的綠色小鳥，我緩緩地把它畫下來，他逐漸呼吸緩慢，就在我厭倦觀察鳥，想起我的巨蚌該不會被帶走，發著呆出神，熱咖啡已經轉涼時。溝通師終於說話了，用他接近無聲的氣音說著。

「復中輪船好像沒有被大火影響歐。」溝通師擦著額頭的汗珠，緩慢地大口喝起水，咕嚕咕嚕，震動著咽喉。

「喔……。」我的胸口澄澄的跳了起來，說出口的只有一個狀聲詞。

「船是被寧靜安詳的氛圍包圍著，四周呢，漂浮著數顆金色混圓體，我猜想這群混圓體應該是肉眼看不見的大小，又用極度緩慢的速度移動，不過這些呢，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四周還有許多閃爍亮亮的細小顆粒，漂浮在周圍，這些感受是在心裡浮現的畫面……。」

「另外還有一些長著無數腳的透明生物快速游泳，生物的頭顱有觸鬚，是半透明的，透著黃綠色的小點，能看得見其中器官一跳一跳地活動。有點像是外星生物？」溝通師疑惑說著。

「這微小些金球我沒有見過，很像化成神祇的透明昆蟲，帶著神聖性，除此之外也有無法辨識的魚群生物，河流的浪潮一波一波，像是絲綢般緩緩滑過皮膚，每一波便感到一陣涼意，帶走一些溫暖，包圍住身軀。」

「像是住在溫暖的搖籃裡耶，我都有點不想回來了。」溝通師笑笑地說，打開一包瓜子，直接倒在桌上，形成一座一座小山丘。我們邊啃瓜子邊說。

我唯一能想像的是海中產卵季節時的畫面，海洋裡如星叢般的生物卵群飄散，又或是在更微小的，肉眼無法辨識的生物，唯有透過高倍數顯微鏡才能顯現，顯微鏡招喚著海的另一面，像是召喚靈魂的通道。

溝通師說的就是我在顯微鏡裡觀察到的嗎？溝通師本身就是一個通道嗎？這一切是相連的嗎？

「然後，在一股涼意來襲，順勢帶來一群隨洋漂流緩慢，灰塵般的金球，伸手承接卻又感到沉重無比地卷曲在手心裡，看著看著心便感到擠擠在一起，沒有什麼比這灰塵大小的金球更沈重的經驗了，像接著一個五、六歲小孩的沈重。我細數似乎是二十五顆金球，每當伸手承接觸碰時，一顆金球便會碎裂，接著從中冒出一朵花，短暫綻放之後又逐漸增生，恢復成金球的模樣，我一個一個伸手觸碰，於是一時之間，深海底繁花似錦般，二十五朵如同珊瑚花般，盛開又殞落，如此快速反覆著數次；一明一滅，一增一減。存於無法辨識的空間，看見與看不見得同時緩慢往來，穿梭其中。如同剛從夢境醒來的呢喃模樣，介於夢與物質交會之際。」溝通師邊說邊發出啃瓜子的喀喀清脆聲。

我有點羨慕起能自由穿梭在海底與廣場的溝通師。

「後來啊，在我還在想著這些代表什麼的時候呢，我眼前浮現一位亞洲面孔的壯碩男人，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的，他有一對濃密的眉毛。」溝通師。

「這一位中年男人呢，接近短小壯碩的身材，手腳寬大厚實，身上穿的那套衣服，彷彿泡水的衛生紙製成的短袖衣物，看到的畫面像在深海溝的黑暗，用極度緩慢地行走著，不仔細看以為停滯了。但他的臉有點模糊，我不確定是不是你照片裡的爺爺，可能是，可能不是。」

「在這裏呀，只感覺到平靜。」溝通師的額頭冒出汗珠。

喔：中年男子吶，那有看見巫婆嗎？有個看起來蒼老嚴厲的老太太嗎？

像是逃開這位中年男子的話題般扯出了巫婆。

故事書裡都有畫了，一位住在深海裡的巫婆，平日住在珊瑚礁岩裡，能嗅到船員在汪洋中的哪一個地方落海，巫婆專吃船難落海的船員，溫潤的海水為了保護船員，便讓他們在一小時之內失溫喪失知覺，沒有痛苦地被老太婆吃掉。

我想像逐漸失溫的船員，藉由巫婆的身體，靈魂又回歸到溫暖身體的狀態，這是由無數落水、失蹤的海員組合而成的巫婆身體。如此可怕的畫面，也只能化為巫婆的形象才能表現心理的恐懼。不過啊，原來吃掉落水男性的是女性，這是為了保護著在海上時，生理便佔弱勢的女性嗎？但是一落水便會被吃掉的故事，彷彿說著海員都是習慣被吞噬之人，喀滋喀滋。被吃掉的人是海員嗎？嘎茲嘎茲，被吃掉的是巫婆嗎？嘎茲嘎茲 巫婆呢？如果有一天，巫婆被吃掉，會是被水鬼吃掉嗎？

四周逐漸出現船員朝氣的吆喝聲混合著上錨繩索拉動的聲音、複雜的體氣、船艙內打麻將的碰撞聲，嘎拉嘎拉，他們準備啟航。我和溝通師正在嗑瓜子，手指沾滿果骸的清甜，他向我眨眨眼。

船預計抵達下一個港口時，要卸下那一箱箱塑膠花和玩具，浮現船艙內旋轉造型的精緻木質樓梯，有人正從樓梯走下來。

溝通師看見的中年壯碩男子，這次朝我們迎面而來，更靠近他了，更為清晰地發現他曾經結實的身軀，灰紅色的心臟處有三個孩子的靈魂，這使得他的腳步更加沈重，他的身旁圍繞著魚群。

溝通師向前伸手輕輕觸碰了男子的衣服，衣服隨即宛如灰塵般化開，像極了在晴朗陽光下擦拭桌椅飄散而出的灰塵。我們居住的城市，終年桌椅無論多常擦拭打掃，上頭總結著一層薄薄的灰，輕輕撫摸便如蟲群飛向閃閃發光的天空。

我無法確認這是不是爺爺，帶來的照片裡看不出身型，而男子的臉龐又像蒙上一層灰，看不清五官，再加上身邊幾隻蚊子在手臂旁等著吸血，這位男子究竟是誰？我打開裝報紙的檔案夾，翻找著資料想要更加確認，翻找著那些看似踏實的東西。

「他們抵達密西西比河後，先是在阿爾比爾角（Algiers Point）修繕復中輪，隔天就修好船了，要往更上游的城市，船先是要抵達前方的棉花工廠載貨，再到巴頓魯治（Baton Rouge）去載滿黃豆，好像航行約一小時。」

「五十幾位海員到地球的另一邊載黃豆。」

說起黃豆，這可是進口黃豆，黃豆勾起好奇心，黃豆的黃豆田呢，想不起黃豆從哪裡長出來的，是像葡萄那樣結實累累在樹上嗎？誰還記得泥土的溫度

「時常看到船的甲板上有黃豆滾動。小心走路別滑倒。」溝通師說

「之後許多農耕地改為甘蔗田，黃豆也逐漸需求漸大，不過別擔心過剩，滿載的這些黃豆呢，可以做成豆漿，在臺灣還可以餵豬。」溝通師的聲音逐漸小聲。

你看見有一艘修好的船要移動船隻，好像只需要移船的人跟著船上去，有些人在岸上休息，另外一位年輕人跟著上船，他一上船先是和船員打招呼，指指停在遠方的另一艘船隻，他是那艘船上的船長。

這位壯碩男子居然轉身筆直朝向你，伸出手掌，作勢要給你一顆螺旋狀的貝殼，螺旋狀的貝殼像是一片飄浮至海裡的葉子，上頭沾染著墨綠色點點，你放下正在閱讀的資料，你伸出手，掌心觸摸到貝殼的顆粒粗糙，接著一陣沈重；貝殼一顆顆凸起的紋路，你感受到這顆貝殼還是活著的時候，一艘漁船把它從海底撈起，串成如一片葉子的綴飾，貝殼串在一條長長的繩子中間，看起來像是巨大葉子項鍊的物品。

「索拉瓦。」他們說

村裡的巫師對新製作的葉子墜飾施展法術，這時才會成為真正的索拉瓦，再過不久，索拉瓦會交付給一位安靜內向的小女孩，她是被萬物選定的，小女孩與生俱來會知道，將增予來自遠方的夥伴是誰，這位夥伴有著一雙清澈、能察覺海洋空間的眼睛。那是透過海洋浪潮、季風和氣候牽引而來的一位航海者。更重要的是，他懂得分享、具有自我和同理心。

小女孩將學習心存感謝萬物、出海平安的咒語、人死亡和出生時祈福的圖像，她將用一生來學習，並且在暮年時把這生尚未完成的學習，傳遞於下一位溫暖和善的手。

由地球磁場引領而來的索拉瓦，也會給予祝福與希望，讓遠道而來的人在這塊小島上能感到休息安心。小女孩柔軟的手握住新生的索拉瓦，人和物都是新的，村莊的人歡慶這顆新生的索拉瓦降臨，大家在期待的同时也知道是一場考驗，這同時代表著有船員將會抵達村莊，眾人們將在這片海洋上互相扶持，又或是另一場災難。

後來過沒多久，在一次暴風雨後的第一場晴天，海岸邊迎接了疲倦的陌生船隊，靠岸時船員們帶著從遠方收集的僅有食物，食物是這裡不曾見過的，船是迷了路的，剛經歷過暴風雨又缺水，能展現的誠意僅僅是這一些，幸好還剩下一些食物，船員們預計拿著食物上島先行示好，他們魚貫下船，一位兩位三位，黃皮膚皺紋、墨黑色眼睛、老年人頭髮灰白，他們從海灘旁的礁岩，徒步涉水入島。小女孩在岸邊，從船隻逐漸靠岸便堅定觀察，等待大夥開始涉水登島時，小女孩早就知道他們將在這場風雨後的第一個晴天抵達，那晚她做了一場夢，夢裡有一位手腕有刺青的船員，他們剛趕跑一群野獸，他們一起坐在火堆旁享用晚餐，小女孩走到一位高大年邁的亞洲船員身邊，他有雙如深海的雙眸。

小女孩閉上眼握住索拉瓦，小心翼翼放在自己胸前，再緩緩伸出張開手掌，年邁的亞洲船員伸手拿起這只索拉瓦，邊緣滋滋冒著光亮，女孩指指自己心臟再指指亞洲船員，兩隻手四根手指互勾，是朋友。

亞洲老船員在年輕時，從前輩那聽聞過索拉瓦，那是在這片海洋裡，如果你具備令人信任得特質，或是做了什麼事情，海上民族便會和你交朋友，他會給你一串看似葉子的貝殼項鍊，這就叫做索拉瓦。但他想不起來還有什麼意義。

亞洲老船員從口袋裡摸出紙筆，一筆一筆，原子筆水乾枯，只剩筆尖能畫出印痕，在白紙上，緩慢而漸漸顯現「盟」的圖案。

「這是中文字。」老船員說著

老船員指著「月」的圖案，把四周用筆尖刮滿，留下一個O，是夜晚的月亮，他指指月亮，再指指小女孩，月與小女孩。再指指自己，畫一顆太陽，日與船員，這時，「皿」一格格的位置，映照了前方在海上獨木舟的影子。天還是亮的，鹹水一波波打上白沙灘。老船員來自有著一片黑沙地的島。

亞洲老船員還不知道，小女孩會成為這座聚落指引著方向的巫師，她將學習繁雜的咒語，協助出航者在勇猛海浪平安，他們將聯盟互助許多突如其來的艱難，對於生活在地球另一處的盟友來說，彼此的信物特別重視。船員從口袋拿出另一個漂亮透明的綠色礦石，一起交給了小女孩。小女孩得到另一顆從未見過的剔透礦石。這是暫時的，是信物，亞洲船員在下次返回島上時，便會帶來真正要交換的寶物。

索拉瓦在亞洲船員手上顯得輕巧，這是由大小不一的貝殼製作而成的項鍊，索拉瓦留有一些痕跡，是小女孩擁有的時候在身上留下來的痕跡，小女孩帶著索拉瓦叢林裡探險、海岸旁游泳。亞洲老船員後來帶著索拉瓦來回好多次許多航線，各種形狀的信物如同海流在他的手上來來去去，他在各島嶼中結交了好多盟友，再最後一次要退休的時候，他把珍視如幸運符帶在身上的索拉瓦，從身上解下來，索拉瓦在有三個孩子的年輕船員的頭頂上繞了三圈，年輕船員有著一對濃密好看的眉毛，亞洲老船員握在手掌裡，遞給這位年輕船員。

他說，你需要好運。

現在索拉瓦在我手掌心，邊緣滋滋冒著光亮，你抬頭想說聲謝謝，然而一切旋即恢復正常。四周鼓譟吆喝的聲音震動敲打我的耳膜，三顆巨蚌不知何時已經放在腳邊，白襯衫男子不見蹤跡。瘦弱的溝通師還在一旁不知一邊說些什麼，一邊緩慢起身，他看起來疲倦，今天他只能到這裡。

你看著手中的索拉瓦，明白祂將是共同著走向未知道路的夥伴。



旗津的浮游生物

高雄難得雨天，潮濕的氣息讓高溫的鐵皮屋廣場更加悶熱。這次顯得熟門熟路，白襯衫男子看見我便咧嘴嘿嘿地笑了起來，走過來搭著肩哼歌的時候，遠方傳來鯨魚的鳴聲，接著一陣強風吹拂，白襯衫男子開朗地大笑了起來，與我一起走向物品溝通師攤位的方向。我們在一個轉角地的小攤位停了下來，白襯衫男子和攤販老闊搭話，攤位上上頭放著大大小小的貝殼，其中有一排淡紫色蛋型狀的貝殼，雕刻著各地風景的圖案，貝殼四周圍繞一圈斑點。小時候我擁有兩個，一個是爺爺帶回來的，一個是大爺，分別從南美洲與東南亞抵達我們家，淡紫色上雕刻的海灘與椰子樹，一陣風吹來便徐徐搖擺，另一個則是一座現代的金屬大橋造型。東南亞異國風情和象徵進步的大橋，多寫實啊！

在這濕熱的氣候裡，居然從咖啡改喝熱茶，即使是習慣喝著熱水的我，也抵擋不住高溫，每喝一口熱茶便汗流雨下，白襯衫男子卻一副處之泰然一口一口輕綴，我抵達的時候，溝通師正包裝著最後一塊貝殼，這要寄往在廣東做生意的家人，這些貝殼好賣，而他腳邊的大紙箱內才剛收到廣東家人寄來的貨物，眼神神秘的說還不能透露要賣什麼。我曾經在報紙上看到廣東最大南北乾貨街裡無奇不有，想著說不定紙箱裡還有猴子的掌心或是鱷魚尾巴之類的。

溝通師從茶葉行退役的木櫃抽屜裡拿出復中輪船的聲音波圖，紙張已經沾滿了茶香味。我拿出了索拉瓦。

這時候接近中午時分，隔壁的老闆緩慢的收攤，一邊分心的和我們搭話。

他拿著聲頗圖坐下，喝了一口熱茶，鐵皮廣場的屋頂懸掛著巨型吊扇正緩慢一圈圈環繞，刷刷刷地穩定運作，像直升機的螺旋槳就要起飛，就在這感覺有點危險的地方，他讓呼吸逐漸緩慢平緩，甚至緩慢，緩慢到我就要睡著了，四周逐漸出現的海浪聲音喚醒我，熱氣奔騰，我看見浮於海面上的復中輪。

溝通師說，他從未看過讓黑夜點亮如同白天般的火焰，燃燒著兩艘難以分辨的物體，焰火之劇烈，他聽見巴茲巴茲的聲音，上方有一座大橋彷彿就要融化。

在我們眼前的是被焰火吞噬的甲板，四周吵雜的救援聲，英文交雜著中文，駕駛室有濃煙飄進，有位身形修長、長臉的亞洲船員出現在甲板上，他想起連接到船尾的機械船艙是最不容易起火的地方，在第二聲爆破聲響起時，他已經在機械船艙裡走到船員休息室，遇見幾位被濃煙熏嗆著幾乎要暈厥過去的船員，他奮力拉起其中一位，另一邊出現一位手臂被火灼傷的船員咬著牙協助，接連著附近的船員發現他們，紛紛想盡辦法聚集過來，這位領頭羊和十幾位船員通過船肚的機械房，從船頭逐漸抵達到船尾，爬上甲板時發現正是下風處，是還沒有被燃燒的一塊地方，忽然有一那麼一瞬間，船尾有一處沒有著火，像是一條長長通道，指引著船員到船邊，往下看，飄浮在海上的是一艘名為Cappy Biso 的駁船，早已在焰火之中等待，繩子丟下水，大約有七、八位船員正猶豫著預備往下爬，另一旁已經有小浪花出現，有些船員直接跳下水。

燃燒如火球的貨輪船下方，停了兩艘托鉢，其中一艘托鉢的男人有著一雙藍色的眼睛，他費力拉起一位在海裡掙扎的臺灣船員，他的手剛拉起船員便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道，他驚訝眼前這位瘦小的男子居然擁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他被拉上船來，整個人吸飽海水，濕漉漉地躺在地板上一動也不動，這位閃爍著藍眼的男人，脫掉身上保暖的夾克，披在這名男子身上，他的駁船上已經有三位救起的船員，他轉頭，看見復中輪船上有人跳入海裡，消失在火海裡。

我又看到壯碩男子，他的心臟裡依舊存在三個孩子的靈魂，你可以透過他薄如蟬翼的衣物感受到，衣服如同濃霧般融化於海裡，也像是透明殼般包圍著他，此刻他的靈魂閃爍，肉身逐漸模糊。地板上滾動黃豆，許多被壓縮捆豎起的綿花團塊，重疊在二手電視機上，船上的麻將聲覆蓋了市場內的喧嘩聲，甲板的物品與市場畫面重疊，我快要分不清自己在哪一個空間內。

溝通師點起數根白色蠟燭，他在桌上的盤子堆起一團曬乾的草，點起火，讓草的溫度剛剛好的能冒出煙卻沒有火。

我看著前方瀾漫著煙消，逐漸出現一艘復中，輪廓時而明顯，時而又模糊，一旁魚群悠游穿梭、聚集又散開，再往前方，有一群奮力沿著河道而上的生物，靠近船體時，另一群透明體生物蟠居於船艙內。一波波緩和的水流，夾雜著水草晃動、紅耳龜殼緩慢飄過鱷魚牙齒掉落船艙，那堆黃豆上覆蓋著像地衣的植物，還有些塑膠拖鞋，玩具散落在船附近，我看見廣場內的二手衣物也交雜在其中。復中輪彷彿成為深河底的結晶。

「這裡是密西西比河，在出海口上面一點的位置。」

溝通師說完最後一句話，又陷入緩慢的呼吸節奏。

他站起身，一邊腳底踏地，一邊說著這如此混濁急流的水流，是河流，不是海潮。在那個爆炸瞬間，湧猛的河流，巨大的河水力量，人一落水像一粒豆，成為湧川裡的生命，四散飄蕩，隨著一陣呢喃又有獨特節奏的話語，那些不知情抵達紐奧良的人，想掙脫逃離此地的人，被奴役著從未體驗過尊嚴的人，活著與死後並無分別，通通像遲來的一片葉子，輕輕地飄散在一條寬廣的長河上。

他緩慢張開雙眼，神情流露疲倦，重新坐回木椅裡。

我們沈默許久之後。

他輕輕地說：你們家願意談論這件事？

我看見他的皮膚逐漸變白，我們的指尖都有泡水過後的皺褶。

「當然是避而不談，所以我只好在家以外的地方找答案，試圖離復中輪更近一些。二年前，我甚至以為爺爺是在旗津那艘變成一半的船體上過世的，連奶

奶也記成在紐約。」「不過沒關係，紐奧良和紐約，都有紐，都在美國，都有港口。」

「三年前，才發現是在紐奧良。」

「我在旗津晃蕩了好久，不知道是來玩還是做什麼，晚上的時候這裡有無止盡的魷魚香、魚麵和肉燥飯、意麵。聽說有人會在海邊吸毒，我回來這裡，聽說奶奶以前在這下雨就會淹水的地方裡長大。」

我回來這裡，從巨型的錨上敲下藤壺，藤壺附著在鐵片上，鐵片的鐵鏽沾染的藤壺，讓他有著鐵屑的顏色。」

我一口氣說著。

這蠻正常的，畢竟是找不到屍體的事件。太悲傷的事，總是會顯現出某種怪異，像是止不住的哀傷從指縫流洩，最後卻反而笑了出來的滑稽感。

「但是我現在，不知道從何找起，也不知道在找什麼。像在迷霧裡竄來跑去，大家都說，過了這麼久，什麼都過去了，幹嘛非得翻開來問個清楚。可是大家又好像站在原地，什麼也沒有改變。」我吃了一口雞蛋糕，再喝一口熱茶。

「雖然我到現在才慢慢理解船難，可是卻沒有覺得很陌生。與其說找復中輪，不如說我在找那個奇怪執著的奶奶。」

「復中輪其實就在我家廚房裡吧。那個漏水的屋，搭滴滴答的，下面接著一個紅臉盆，無論如何修繕，依舊漏水。」

「如果這樣說來，我們全家都是海底生物了。」

現在我變成人了嗎？

現在我成為人了嗎？

腳踝讓一波波濕濡的海水包覆，水裡有爺爺嗎？

池、和無數消失在海裡的人，如溫床的鹹水指引他回家了嗎？

我一遍遍撈起海水，帶回故鄉的實驗室裡，顯微鏡下尋找足跡。

顯微鏡鏡面折射，一開關一顯影，有如軟毛的、無數細腳、長爪、如瑰麗水母的，快速悠遊。

看見了嗎？看見了嗎？顯微鏡說

其中有二十五隻。

當你看見就無法回頭，理解了就無法裝做沈睡。

我彷彿看見我們的身影就要重疊起來。

快要成為人了。

「你最終會知道的，也或許鬼魂在吟唱。」溝通師喝了一口冒著熱煙的茶說著。

*

是突然出現在家裡那把用蛇皮做劍套的劍開始，拉開的劍身暗褐色，上面的字模糊，拉開了劍回到古代的英雄豪傑，後來家裡又出現幾只泥土嵌在碗

角破損處的瓷碗，裂開紋路的白瓷碗彷彿都開了片，碗底用紅水墨畫著蝦子螃蟹，碗緣圍著一圈藍色那種；再後來家裡客廳、陽台，居然冒出巨型花盆，不知從哪拆下來的雕花木門。完全沒有統一脈絡的物品，唯一相似處是，看起來都像是從某人的墳墓挖掘出土，絕對不是在百貨公司買的。

爸爸騎摩托車，帶著我和妹妹到那逛都逛不完的二手市場。黑壓壓的橫跨過幾條馬路。他就是從這裡一件又一件的把物品搬回家。什麼東西都有，買賣回收衣服、旗袍，古董，剪髮，連百病也可醫治。在重型機械攤的旁邊，就有構藥的推拿師父，油耗味混合著黑壓壓的腰痠涼膏味，氣味貫穿了工廠和二手市場。炙熱的南部走沒幾步便會化身成陸上行走的魚感到要被滅絕。不知道是炙熱的南部氣候，還是咖啡香氣，讓我眼裡只看到寫著賣青草茶和咖啡的木條招牌，老闆那時候說話還鏗鏘有力。那時候我還不知道他能和物品溝通。那時候我不知道，這裡是一片海洋，如航海探險的爸爸在這裡，攜帶物品回家。

兩個光著膀子皮膚黝黑的男人推著一具用棉被包裹著木琴進來，今天廣場內人潮較多，溝通師忙裡忙外招呼客人，另一邊有一架古老的中醫藥物木櫃正被推進來廣場，溝通師眼睛一亮，吆喝著讓人推到咖啡攤位上，這是他尋找到

的寶物。

「藥物櫃是朋友老家的，原本他行醫的爺爺過世後，就要被拆解丟棄，我看著每個木盒上優雅堅硬的毛筆字，出自一位懂得百草的中醫之手，捨不得，帶回來廣場裡。」溝通師撫摸著字。笑著說。

「這拿到就捨不得賣掉了。」

拿到手後就變成他的孩子，要賣掉便不捨，一旁還有清理到一半的二手冰箱、貂皮大衣放在一旁。

「我小時候，就在貂皮大衣、玻璃絲襪、牛仔褲裡長大的。一間一間的小隔間隔出小巧的商店。那個跑遠洋的水手、舵工們，那些船員帶著一大堆東西，在每間小商店裡穿梭。好熱鬧！」

「看到你的照片，我也有股說不出來的奇怪感覺。好像我也認識他們，好像他們曾經也帶東西來給我媽寄賣。」

「我媽店裡香菸、巧克力都是基本款的，最有趣的呢，還有小動物呢，小獼猴、鱷魚啊，他們都養在洗手台給帶回來的。」

「去哪裡賣？」

「賣給鄰居呀，親朋友好呀。這些一間一間隔成的小商店叫做委託行的商店會收物品呀，不過大家都說是小偷市，擦臘係。」

「能寄賣在這裡，類似像這裡廣場的地方，高雄與基隆都有，只是空間比較整齊，不過更狹小，一條走道，兩旁皆是一間一間的小房間，每間房間像極了星星閃閃發亮。」

「別小看這些擦臘係喔，裡面的東西能讓你大開眼界。」

「甲級船員是很少會拿東西來委託行賣的，大部分都是乙級船員，船員們啊，「攜帶」回臺灣的物品，大部分進了委託行，也有一些進了我的口袋，他們見到在這裡跑來跑去的小孩，有些也會順手給我們巧克力呢！」

當然，也有那種偷偷艘刮出來，順手拿走的「物品」，這些不知道從哪

「順手」帶來委託行販售，最後你根本分不清「順手」物品與船員攜帶的物品，其中的差異性在哪裡，阿不就剛剛跟妳說擦臘戲了？」

後來還有些商人招集船員，一起組織成一艘船，開船到香港啊、日本批貨帶回來賣，俗稱跑單幫的。」

「跑單幫的也會拿東西來寄賣啊，或是商家本身就是跑單幫的，那個時期簡直無法輕易歸類人的模樣，有各式各樣的人啊，每個都像擁有一套獨特的故事，我最喜歡纏著大叔們說故事了，真的非常熱鬧啊！」

「這根象牙從哪來的？另一個塊木頭面具是不是你拿雨傘交換的？還有玻璃絲襪是幫上次來的香香阿姨帶回來的嗎？」溝通師邊說邊樣滿笑意

「小偷市場啊……」

「說人家是小偷，那是需要關稅的人說的話，說著那些有能力帶回物品，卻能像泥鰍溜走不繳稅得人是小偷。那時候關稅這麼高，誰不這樣帶進來賣？」

「全部都整齊排放好在一個透明玻璃窗內。有精品、化妝品等女性物品，象牙印章、整根象牙、猴爪的動物標本。反正就是，低階的船員薪水也不多啦，這裡增加收入，當零用錢。」

「不過我們廣場更有趣，有分地上經濟和地下經濟。」

他沒有接著解釋地下經濟是什麼，自顧自地說起其他故事。

「我就在我媽媽那個店面裡長大，在裡面每天吃飯寫作業，大家都住在同一條街啦，誰偷東西做錯事，被追著打都知道。後來我媽退休啦，她還是每天都會去那個小小的方格裡坐著，只是店裡根本不太有東西在販售了，只有幾塊肥皂。後來我輾轉就來這裡了，接著賣。東西越來越不奇怪了。」

「越來越奇怪的只有人吧。」

我看到溝通師放在長木桌上，一個鐵製的大圓盤上有著貝殼拼湊起的小兔子、小熊、大公雞。他們塑膠眼睛眼早已泛黃，正好與貝殼上的棕色紋路一致。他們是從高雄左營眷村裡的一戶海軍家中的破敗茶几玻璃櫃裡發現的，玻璃櫃看得出尚未經歷殘破之前的風光，當時展示著除了貝殼公雞，還有巨型的木雕面具，不知名巨獸的巨大牙齒，上方還有特地挑選的燈座，想必打光後一定更加增添風采吧！玻璃櫃的最上是政府頒發給軍人的獎狀，那時候獎狀只是附上一層灰，像這類被某個機構認定的標章逐漸失去魅力，它隨著收刮者來到廣場。我從一堆亂七八糟的雜物裡，拿出公雞貝殼，詢問溝通師，價錢如何定奪？

「依照老闆的眼光，還有對於這件物品喜愛的程度。簡單說是隨便你高興。」

「有可能你覺得很有價值的東西，在這裡分毫不值。也有以為是垃圾的物品，後來發現是稀有到不行珍寶。也有可能，你也能拿一則故事，故事說得精彩了，老闆開心，你便能交換到想要到手的物品。」

「也有一些人做著無形的買賣，他只是給你一個啟示，極具價值。甚至你無法想像它的價值，像我們現在這樣。」溝通師輕輕笑了一聲

滿地的物品，晃眼看過去是雜物，但仔細瞧每個都是寶物。人急急扔掉舊東西，再買更舊的新東西回來。再賣舊東西讓其他人當作新東西帶回家。展示櫃裡拿出舊的東西，又放新東西。展示櫃從物質的替換成了一張張影像，今天明天，咧開嘴的笑。

溝通師把玩著貝殼公雞，旁邊還有一顆巨大無比的唐冠螺。遠看像塑膠做的。

這裡的一切似乎難以使用金錢計算，像是我每次來找溝通師詢問復中輪的狀態，只有付一杯50元的咖啡錢，與其說這一場買賣，不如說是我和溝通師的一場旅程，或是和我分享他的故事和咖啡。我想起老是有著莫名詭異的直覺閃現腦海，然後過沒多久，那些畫面變成了真實。。

我想起亞馬遜河旁的某個部落，一位人類學家到了部落住下來，想著要研究與了解他們。有一天人類學家給了部落老奶奶一根香菸，老奶奶拿到香菸開心無比，嘴巴咧著直笑，眼睛都成兩道彎月。

她拆開香菸，煙絲一根一根分送給部落每一戶人家，所有部落裡的人家都有一根菸草，被分散的香煙不能抽了，老人家卻開心無比，人類學家感到奇怪。

「每個人都有幾條你的香菸菸草，褐色帶著香氣。」老奶奶笑著說

「這是你帶來的禮物，每個人都擁有了。」老奶奶覺得無比得意。

這跟香菸成了煙絲，因此有了第二場有別於香菸的生命，成為了某種連結。

溝通師走到他的另一個木櫃，這次從比較新的那一個木櫃的抽屜，拿出復中輪船的聲音波圖，這次沾染了濃厚的茶香，我驚訝每次照片都放在不同的抽屜裡，而且他還記得聲頻圖位置。

聲頻圖越來越皺，邊角都起了白碎屑。

「我知道妳想再次招喚爺爺。」

「我也不知道，說不定是來找你聊天的？」

每次每次都覺得是他，又會心存疑惑，真的是他嗎？甚至有時候我就覺得他不是就在我家嗎？住在那一張年輕的照片裡。」

溝通師沈默，他沒回答我，專心地看著聲波圖，接著雙眼緩慢閉上，呼吸逐漸緩慢。

我跟隨著他的呼吸節奏，專注地沒有發現額頭結成的汗珠，我聽見一陣響徹雲霄的船笛聲劃破空間，旋即船笛聲被風帶往北方，在南方的方向，便聽不見復中輪的笛聲，也因為如此，拖油船繼續加速，拖油船先使用了兩次爆炸的信號，提醒復中輪船。這時船上的駕駛台有人拿起無線電，頻道調整到 work 的 156.65MHz，試圖與迎面而來的駁船 I.C.O 通話，他試著通話幾次，皆是沒有回應。

拖油船的駕駛台上的無線電頻道是 2738MHz，兩者錯頻。在最後一次拖油船使用船笛聲三聲響起之後，拖油船的發動機調整完全倒退。而被風領走的船笛聲、錯頻的無線電，讓船長看見筆直迎面而來的拖船時，下令將復中輪船的引擎完全倒車，這時已經為時已晚。

海面上逐漸被火焰覆蓋，形成一片寬廣的火海，有一位年輕的船員，阿巴克爾（William Arbuckle），從另一邊狹窄的海峽接近，他跑向拖船的船頭，往復中輪船拋出四根繩子。

燒成一團火球的復中輪船上，其中四位船員接住了繩子另一端，他們緊緊抓牢，讓阿巴克爾拉上拖船。其中一名船員是復中輪船的大副，他獲救後，立刻用盡全力，對著那團燒到天邊的火球大喊：「快從懸掛在船尾艙口的繩索滑下，跳入河水中！」

復中輪的畫面爆裂的火焰與廣場回收物融合再一起，濃煙厚重被拉向天際，海面上也佈滿了火苗，紐奧良大橋上佈滿了船隻爆炸後噴出的木材，塑膠花與拖鞋，飄浮在河面上，有些正拋向天空中，瀰漫著燒油味。我快速搜尋，有人被火燒傷，遠方傳來哀嚎，成為火球的復中輪船才剛被一位美國引水人錨定下，持續在河道中間燃燒，兩旁成為了馬路，遠方有山。載運著 9000 桶原油的拖油船碎裂飄向下游，復中輪船被火燒，越裂越開。

你滿臉驚慌，好幾輩子都沒見過這麼旺盛的火，你一直在尋找卻找不到那位穿著薄如宣紙的壯碩男子，接著廣場四處走動的客人竄入。你手緊握著上次壯碩男子給的貝殼。耳裡聽見鼓噪聲、身體感受到洋流一圈圈穩定的波長，你開始分不清這股風是不是來自海上，還是其實是從心裡拂來帶來的安慰，你聽見一陣優美輕快的音樂，身體輕如薄紙，溫暖舒適地泡在溫熱的水裡，彷彿飄回媽媽的心裡。

溝通師搖搖我的肩膀，要我脫掉鞋子襪子。

我還在熱水裡，襪子是濕濡地，手裡的貝殼滴滴答答，我脫掉襪子，深草綠的水從身體低滴滴答答而下。

腳底踩踏在地板上，讓皮膚感受到土氣，便會回到此時此刻，他要我回神。

「每次招喚，會混雜著上次相遇，現在與過去交織，前方的記憶將會越來越薄弱，成為過去與現在混淆不清的場景，要好好珍惜每一次的招喚。你要抓住好方向。」

Times-Picayune (published as THE TIMES-PICAYUNE.) - April 7, 1969 - page 3
同上

Times-Picayune (published as THE TIMES-PICAYUNE.) - April 7, 1969 - page 1

彷彿我能置身在爺爺的時代，可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我處在過去與現在的介質，沉膩在商場內快要乾枯的海面，聞到油膩的油水味混合著重金屬的氣味感到安心，看不見海，這裡是爸爸的海，他帶回家那些莫名其妙的東西，和爺爺的身影重疊再一起。宛如在轉角就能看見爺爺帶著爸爸，四處皆是他。

還有莫名其妙的我在這裡晃蕩。

「如果有人沒有誕生第二次，之後即使有孩子降臨，也無法是活的。」物品溝通師說。

「無聲無息，就在死的裡面存活。」

要如何誕生第二次？是死又活過來嗎？要讀書嗎？要周遊列國？要廣交善緣？

「我也不知道，甚至只能說碰運氣。嘗試推開每一扇門，觸碰每一處小小的空間，直到打開第二次的誕生。」

「有些人或許是不需要第二次誕生的，也許第二次誕生不一定是能稱作好的事情。」

可能第二次的誕生，是特別為第一生下來無法活著的人存在的。

如果第一次的誕生是死的話，那他的家在哪裡？

「鄉愁」是不是由這裡而起？

不知道從哪裡生，也不知道從哪裡再次誕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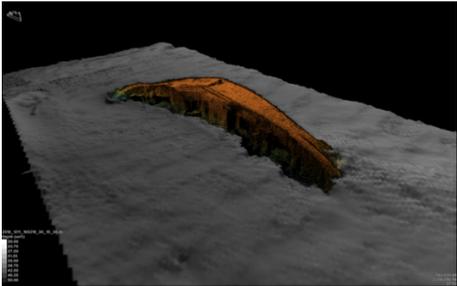
「其中一種誕生，不是一瞬間，而是經歷過綿長的狀態。」

你會記得大聲讓讓、粗裡粗氣的聲音，每一次微小的抵抗，心裡漾起的變化，甚至不知道那有一個專屬形容詞、但多數是當動詞使用，叫做委屈。那時候只有鮮明的開心和憤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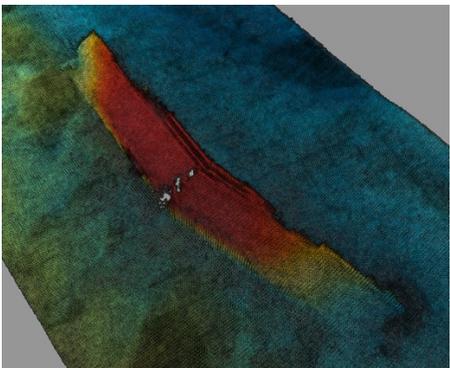
哎唷威呀！家是什麼？

爺爺真的死了嗎？他就像這座巨大的鐵皮商場與密西西比河的重疊，某種中介。他像是生又如同死一般的存在。如果我們都同意，有些人能聽見珍貴物品的聲音，這些人能感受到千年之外的訊息，說不清哪一個空間才是現實。他沒有辦法被歸類，失蹤的他像是已經超越了身體，某部分的我們產生連結，我們在模模糊糊，重疊交織的感應中增加彼此相扣的事物，奶奶手中的牛奶玻璃碗，橘色帶著彩虹反光的厚重杯子。爺爺、巨型廣場、二手物品、雜物、物品溝通師、我、復中輪聲波圖，我們在這裡。

超越任何存有與認知的分類，在任何人都還沒發現時，早已成為恆常的某種波形。



From 2018/2019 surveys multi beam survey



圖片來源: Crescent River Port Pilots . Association